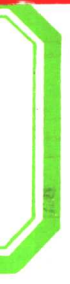


[法] 马尔克·杜甘 著 吴岳添 译

— LA CHAMBRE DES OFFICIERS —

军官病房

人民文学出版社



[法] 马尔克·杜甘 著 吴岳添 译

— LA CHAMBRE DES OFFICIERS —

军官病房

人民文学出版社



MARC DUGAIN
LA CHAMBRE DES OFFICIERS

© Éditions Jean - Claude Lattès, 199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官病房/(法)杜甘著;吴岳添译. - 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 2005.9

ISBN 7 - 02 - 005276 - 2

I. 军… II. ①杜…②吴… III. 长篇小说 -
法国 - 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8650 号

责任编辑:温哲仙 装帧设计:康健
责任校对:杨康 责任印制:王景林

军官病房

Jun Guan Bing Fang

[法]马尔克·杜甘 著

吴岳添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2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3.75 插页 2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ISBN 7 - 02 - 005276 - 2

定价 10.00 元

作者序言

我只记得祖父是个威严的人,但是面孔因战争中的一次负伤而被毁了。他在一九六六年死于意外,我当时才九岁。二十六年以后,我在家里发现了一张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照片。我们相像得令我惊愕。于是我纳闷他怎么会生活得那么快乐,从不抱怨他的痛苦,以及那块使他面目全非、失去生存理由的弹片。我自然而然地想到要写这本书,以便向他表示敬意,和他一起来纪念在那次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战争中所有负伤和死去的人们,他们往往是来自乡村的百姓。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除了几个国家之间莫名其妙的仇恨之外没有任何别的理由。这是一部关于被历史遗忘的人的勇敢的小说。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什么比一个没有战争的日子更为罕见的了。对于那些仍然相信战争是一种偶然事件的人,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使他们意识到一切冲突都只是人类新的失败,任何理由都不足以使人相互屠杀。这本书及其改编的影片所取得的巨大成功,都没有

比看到法国的中学里在学习它更使我感到满意。因为这本书我是为年轻一代写的，我也非常高兴它通过这个译本来感动中国的读者。

马尔克·杜甘

卡萨布兰卡，二〇〇五年二月四日

译者前言

马尔克·杜甘(1957—)的名字,今天对于我国读者来说也许不太陌生了,因为他的小说《幸福得如同上帝在法国》(2002)出版之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联合评选为“2002 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杜甘先生曾亲自来北京领奖,并与我国学者进行了座谈。

杜甘生于塞内加尔,起初在金融业和航空运输业任职,后来从事写作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他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军官病房》(1998)大受好评,获得了十八项文学奖,不仅被译成多种外语,而且被著名导演弗朗索瓦·杜贝隆搬上银幕,入围第 54 届戛纳电影节,并荣获法国最高电影奖——恺撒奖的两个奖项。在我国读者对杜甘先生已经有所了解的时候,把这部杰作译成中文也就顺理成章了。

法国的反战小说不可胜数,几乎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杜甘先生的作品之所以还能一鸣惊人,首先在于以独特的眼光选择了前人没有使用过的题材。《军官病房》就是一个典型的

例子,其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些年轻军官,他们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毁损了面容,尤其是主人公阿德里安·富尔尼埃,尚未参加战斗就中了埋伏,被炸掉了半个面孔。这些军官被迫在医院住了长达五年之久,接受过多次手术,受尽肉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痛苦,但仍然留下了残疾,在工作、爱情和生活方面都艰辛备尝。他们对战争和生活的独特感受,无疑比常人要深刻得多,因而小说对他们经历的描绘也就分外感人。

其次是杜甘先生不像荒诞派作家那样对人的残疾无动于衷,而是充满了深切的同情。美丽的护士玛格丽特由于毁容,终身都未能享受到爱情和婚姻,甚至受到父兄的嫌弃,但她却无怨无悔地把一生都用来为他人服务。这些伤员的悲壮经历,揭露了战争的残酷和社会的不公,同时也颂扬了他们对故乡和亲人的热爱,以及勇敢地面对人生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起初以自己为祖国受伤而自豪,后来逐渐认识到战争的非正义性,这种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和揭露,显示了杜甘先生高度的正义感和责任心。

小说语言精练、文笔流畅,杜甘先生擅长使用俗语和口语,使作品更加引人入胜。其中有些词语是词典上查不到的,为此我在翻译过程中曾向他请教,他不仅及时答复,还欣然为中国读者写了一篇序言,又一次表达了对人类和平的向往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之情。

二〇〇五年春节

一九一四年的战争,我没有经历过。我的意思是指泥泞的战壕,刺骨的潮湿,冬季长着黑毛的大老鼠在垃圾堆里钻来钻去,混杂着粗烟丝和没有埋好的粪便的气味,而笼罩着这一切的永远是铁灰色的天空,瓢泼的阵雨连绵不绝,似乎上帝在没完没了地折磨普通的士兵一样。

我没有经历过的是那样的战争。

我在动员的当天离开了多尔多涅^① 的村庄。我在清晨悄悄地溜出家门,祖父瞒着家人,因为没必要让他们哭天抹泪的。我把行李放进安德烈老爹的两轮车里。随着他那匹褐色母马屁股摆动的节奏,我们朝着拉兰德驶去。直到车站的下坡道上他才决定告诉我:“别走得太久了,孩子,这可是个生长牛肝菌^② 的好年头。”

① 法国西南部的省名,首府是拉兰德。

② 一种食用的白蘑菇。

在拉兰德,十来个拘谨地穿着军装、留着小胡子的人,任凭脸色通红、泪流满面的母亲们拥抱着。我正在注视着离去的安德烈老爹,一个眼睛像台球、面颊丰满的胖子腼腆地走到我的身边。

他是夏布罗尔,是克莱蒙德博勒加尔的一个小伙子,我从上小学以后就没有见过他。他在这里孤零零的,没有家人,没有朋友。他因为第一次坐火车而感到害怕,担心中途要转车。为了使自己放心,他从一个挂在腰带上的水壶里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那是一种由李子酒和蒙巴兹雅克葡萄酒^①混合而成的杂酒。他的口袋里有三升这样的酒,三升是为了打三个星期的仗,因为人家告诉他三个星期之内他们就会败给德国人了。这个胖乎乎的教民散发出弥撒酒的古怪气味,站在我的旁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小火车鸣响汽笛,驶向利布尔纳^②,从那里到了巴黎。在首都换车开往东站。车站里黑压压地挤满了人。喊叫、哭泣、呼唤、火车头刺耳的汽笛声,嘈杂得令人窒息。来到不准任何平民超越的栅栏面前,我把夏布罗尔要乘的火车指给他看。他握住了我的手,战栗着久久地紧抓不放:

“去吧,再见了,阿德里安,希望很快就能见到您。谢谢您陪伴我。也许我们会在前线见面?”

“不在前线的话就是在村庄里,夏布罗尔。你多保重。别当英雄。”

① 产于法国波尔多东部的蒙巴兹雅克城的葡萄酒。

② 纪龙德省的首府,与多尔多涅省相邻。

“这不危险,说真的,这不危险!”

我从远处最后一次向他致意,接着他就被涌上火车的人流吞没了。

然后我钻进人群,挤来挤去,多次把卡在一个腼腆地压抑感情的父亲和一个怯生生地挥着手帕的母亲之间的行李拉出来。

我浑身湿透,流淌在双腿和羊毛长裤之间的汗水使我发痒,我决定稍微歇一会儿,让被行李压得生疼的肩膀轻松一下。

当我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一个泪流满面的女人站在我的面前,拉着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的手,他瘦弱拘谨,试图在火车的踏板上站稳,那些上车的人把他挤得摇摇晃晃。我取出了烟盒。车门关上了,那个新兵进去了,少妇在向他挥手,已经看不见他了。由于她还呆在那里,在月台上,我想最好还是和她说说话。

“您别担心,这只是几个星期的事情。”

她没有回答。

“这也许是您的丈夫吧?”

她第一次看了看我,显得迷人而忧伤。

“不,是我的朋友。”

为了让她听到,我吼叫着:

“他在什么部队里?”

“像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是步兵。”

她与其说真的感兴趣,倒不如说是出于礼貌而加了一句:

“那么您呢?”

“工兵。想不到吧，是吗？”

我的笑话使她谨慎地微笑起来。她向前走了一步，我感到就要永远失去她了。

“我要乘晚些时候的火车，”我赶紧说道。“我知道这样做不大礼貌，不过我想请您喝点儿什么。毕竟要打仗了！”

她含糊地同意了。

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只导盲犬。她几乎是心事重重、踉踉跄跄地跟随着我。我们在车站前面的一家大咖啡馆的平台上坐了下来，她在那里逐渐恢复了生气。我又重新见到了那个士兵的面孔和他下垂的小胡子，他的飘动在凹陷的肩膀上的军装。坐在她的身边，我们两人都面对着由于交通繁忙而喧闹的大道，我不敢盯着她看，但却忐忑不安地感到开始了一次艳遇。

她目光凝滞，似乎没有看到来来往往的人群。她不时地拿起杯子润润嘴唇，很快又放下了。我们没有说什么要紧的事情。我只知道她是个音乐家，名叫克雷芒丝，那个士兵是作曲家，是德彪西^①、福雷^②和一大群我从未怀疑过是否存在的著名音乐家的朋友。她生活在蒙马特尔^③的艺术家当中，对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④非常熟悉，她未来的公婆虽然愚蠢倒也大方，以及她憎恨战争。

我忽然觉得对她讲我的情况就不那么光彩了：我的祖

① 克洛德·德彪西(1862—1918)，法国作曲家。

② 加布里埃尔·福雷(1845—1924)，法国作曲家，作品有《安魂曲》等。

③ 巴黎北部的高地，是艺术家聚会的场所。

④ 爱德华·蒙克(1863—1944)，挪威画家，现代表现主义绘画的先驱。

父是马蹄铁匠，父亲是一座属于废水公司的水塔管理员，处在由此开始的升迁的顶峰，我是一个专门从事铁路艺术品的小工程师。我一直生活在乡下或者外省的小城里，五月份才开始在巴黎工作，而战争又使我来不及仔细了解这个城市。

她问我是否有人会呆在那里等待我从战场归来，眼神也有点活泼起来。我告诉她我与任何人都没有联系，她感到惊讶，怀疑我是个诱惑者，说我的模样就很像。

怎样向她解释，我对爱情的了解只是在小学里体验过的对高年级女生的模糊感情？还有，我有过的女人是那么少。第一个名叫埃内斯蒂娜·玛玉尔，再说她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关系呢。她是本区公证人的女儿，是那个暴躁的资产者家里的丑丫头。正因为有了她，我才在父亲管理的水塔地域内的一个谷仓里结识了一些女人。

后来我结识了一些别的女人，和她们有过一些断断续续的、有时虽然温柔但绝非狂热的联系。当我一下子捕捉住一个目光的时候，我很想讨她们喜欢，但根本不用着急：我面前还有那么多的年头可以用来诱惑和热爱她们呢。

这时克雷芒丝谈起了战争，一再大声地说这是一种极为残酷的行为。显然她是在有意挑衅，而邻桌的一些人已经蠢蠢欲动，于是我尽量更多地向他们露出息事宁人的微笑，以制止这场争吵。由于事关一位妇女，我不难设想他们要痛打的是我，但我宁可把这种乐趣留给德国人。

现在她热泪盈眶地责备起上帝来，因为正是信仰推动着

男人去打仗。她说：“如果在永生^①里没有这种该死的信仰，男人们就不会怀着这样一种信念奔赴战场了。”

我的母亲是天主教徒，在她的压力下，我在耶稣会^②会士那里受过两年教育。我父亲的原则主要是不惹恼他的妻子，我却相反地很快就加入了一个捍卫异教的小团体，尤其是主张在收获栗子的季节里到森林里去采集牛肝菌。要乘这个短暂的机会在学习时私自外出，就需要确定口令。对于“谁是上帝？”这个问题，应该回答：“上帝是一个没有尾巴的小家伙。”所以对我来说，要让他为这场战争负责是太抬举他了。只有德国人该负责任，我也没有理由不这样认为。

克雷芒丝说得越响就越显得脆弱。她为她的钢琴家的双手祈祷。一根指节，只要失去一根指节，他的生活就完了。用不着丢掉一只手臂、一条腿、一只眼睛，只要丢掉一小节指骨就完了。

然后她不再说话了，似乎已经耗尽了精力。

“那么现在，您要做些什么呢？”她在沉默片刻之后问我。

“我不知道，我要回到我在这里的套房里去，将近五点钟的时候乘火车去阿登省^③。今天缺少的不是火车。我有一个星期没有在家里睡觉了，因为到多尔多涅去埋葬了我的祖母。

① 宗教用语，基督教教义之一，认为人的生命是暂时的，只有灵魂得到基督的拯救，升入天堂同上帝相结合，才能得到永远不死的永恒生命，称为“永生”。

② 天主教修会之一，一五三四年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创立于巴黎，强调绝对忠于教皇，是欧洲十六世纪时反对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集团。

③ 高原名，大部分在比利时，也跨越法国和卢森堡。一九一四年八月，德军坦克曾在这里突破盟军的防线。

您呢,您要做什么?”

“我没有任何打算。我要回家去,就这样。”

“克雷芒丝,首先请原谅我提这个愚蠢的问题,而且说好我们以后不再谈起它了。哦,您的朋友,那个钢琴家,您爱他吗?当然您不一定要回答我。”

“是的,我当然爱他。不过您也许是希望我回答您没有向我提出的问题吧?”

她感觉到了我的惶惑,我的尴尬。我从未真正面对过这种复杂的情形。这对于我是一件令人失望而又有点令人陶醉的新鲜事。

她继续说道:

“您考虑的真正的问题是:‘我进行到什么程度了?’那么,您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呢?”

“我的回答,您可以立即把它忘掉,就是在熙熙攘攘的世界上,这场战争会持续几个星期,也许几个月。如果我在战争中会遇到一个女人,那是由于她俯在我的担架上止住我的伤口。所以我乐于想像我也许能够和您一起度过这最后几个小时,当然我会尊重您的义务。”

她把蓝色的眼睛转向骚动的人群,任凭目光在其中流连。我非常担心她站起来把我丢在这里,但她只是说道:

“把我带到您家里去吧!”

我叫了一辆出租马车,我们就出发了。

克雷芒丝在我眼里是个摩登的女人。我不太清楚一个摩登的女人是什么样子,但如果有摩登女人的话,克雷芒丝就应该是其中之一。迄今为止我认识的女人都不是这样行事的。

克雷芒丝仔细观察了我位于米兰街的小套房，似乎它能为她揭示一切她未能从我这里知道或猜测到的事情。就连生铁制成的炉子也有了一种我从未想到过的重要性。

她浏览了一下我的几叠书籍，只是一些关于桥梁和隧道建筑的技术书，一些军事史著作，但令人失望的是没有任何关于艺术、文学的书，没有任何与她的具有自由精神的、艺术家们的世界联系起来的书籍。

我的蜗居阴暗而潮湿，与这个女人的高傲气派形成了使我吃惊的对比。一双袜子和几副拆开的背带堆在布满灰尘的地板上，从房间的角落里嘲弄着我。

我摆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我有好几个星期没有来了。随它去吧，反正也好不了。”

一个大房间，一间小卧室，一个盥洗室，一间很小的厨房，对于我们的期望来说，这确实不符合我们最美好的梦想，但她并不在意。

她的问题使我感到惊讶和尴尬。

“您不觉得恐惧会使情欲强烈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吗？”

我试图使自己适应她的精神状态，她的冷漠和随意：

“我想几个星期以后我会更有能力回答您，但我不能肯定对于感到冰凉的刺刀架在脖子上的人来说，这会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

“您很清楚我说的不是生理上的恐惧，而是这种模糊的、内心的、强烈的、使人不知如何摆脱的恐惧，它产生了，然后又毫无预兆地消失了。”

“这不是我们村庄里的人提到的那种恐惧，而是城里人特

有的恐惧。”

我本来可以撒谎,对她说我体验的情欲来自一种超验的恐惧,甚至是来自对出发打仗的担心。乡下人知道他只是一个被一些简单的规律支配的整体中的环节,想知道得更多就是折磨自己。城里人是一个他们自己造成的世界的中心。他们用怀疑从内部来蛀蚀它,使它爆裂。

时间过得很快,巴黎越来越寂静。我应该乘早晨的第一列火车,四点四十五分。过了时间,我就会被看成一个逃兵了。我推开潮湿的被单,踉跄着一件件地穿好我的军装。路灯投进来一束穿越卧室的光线,照在她白皙的身体上。我想叫醒克雷芒丝,对她轻轻地说点儿什么,可是她睡得很沉。

我走到隔壁的房间里,在一页大得足以使她醒来就能看到的纸上,潦草地写了几句话。

克雷芒丝我走了,我把套房留给你,你可以随意在这里休息。请你出门时把钥匙放在信箱里,尤其是要留下你在巴黎的地址以便我回来时能够看到。在出发之时,我只想对你说,你在我的一生中是多么重要。你多保重。

我最后一次吻了她的脖根,接着就上前线去了。

要不是行李那么沉重的话,我会在街上高兴得用双脚轮流跳起来,就像一个刚刚在水沟里发现了一块大硬币,并且相信会终生都拥有它的流浪儿一样。

这是暑假后开学时的天气，晴朗、温和，微风习习。我们在离默兹河^① 不远的一个村庄附近宿营。士兵们涌向营地，一些小车由征调来的马匹拖着。这些十八岁的孩子，穿着蓝红两色的军装，眼睛由于在火车上过夜而发肿。他们的神情是如此专注，渴望把一切都做得出色。他们到处跑来跑去，套车、卸车，装载和卸下成吨的货物、给养、被褥、帐篷、小梁、木板。第六工兵团正在行动，这些人可能自以为在紧张地演习，全都一副果断的神情。

我困得要命，开始梦想起来。树叶在清晨的微风中摇曳，炎热的雾气模糊了我望着树枝的目光。在战前这一天短暂的宁静里，一些杂乱的念头无序地交织在一起。克雷芒丝，这次新的爱情是那么短促又那么热烈，以至于使我既不安又陶醉。我的父亲，因癌症去世刚刚两年。一个长在他肝上的不痛不痒的瘤子在他四十七岁时就夺去了他的生命，当时他正在替

① 比利时与荷兰的河流，穿越法国的凡尔登和色当。